

新竹市百年來的語言分布與變遷*

程俊源**

摘要

臺灣是個典型的墾殖社會，社會結構是由多族群所組成的，故而整部「臺灣史」毋寧亦可說是部「族群交融史」。在每個不同的歷史交會、每個歷史轉折點，都不斷地有新的族群羈入，爾後落地生根在地化滯留為當地人，繼而再迎接新的一批族群到來。這些先後到來的移居者，原先可能各自使用其族群本身所屬語言，然而不同族（社）群在歷經長時期的交往與接觸後，必會逐漸形成區域性的通行語。而此一通行語有可能係當地多數族群所使用者，也有可能是透過政治力強行整合。

新竹市各族群間的地理分布這百年來的變化不大，本土語言間的區劃亦十分判然，大體上閩南西居沿海至市中心，客家則在市郊東鄰新竹縣，閩、客語地理上的區隔，也保證了語言彼此間的差異，然而百年來兩語言社群亦不乏語言自然接觸的經驗，從而使得新竹市沿山地帶的客話兼具了閩南特色，然則，再多再長的語言自然接觸經驗，終也敵不過一朝錯誤的語言政策推行，政府雷厲風行的「國語運動」，不過幾十年間、三、四代人的歷程而已，新竹閩、客等本土語言的語言活力就已驟降至「瀕危」的境地了。回顧新竹市這百年來因語言接觸、語言轉移，從而導致在地的本土語言消亡，社會逐步走向語言單一化的現象，當能提醒吾人為「語言與文化多樣性」的存續多盡一份心力。

關鍵詞：新竹市、閩南語、客家語、華語、語言接觸

* 本文撰述部份得力於科技部專題計畫支持（計畫名稱：族群語言的接觸與互動：語言、地理、社會與歷史跨領域整合研究(II)——陸豐閩南系移民的族群歷史接觸與語言轉移調查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6-2420-H-142-001 -) 謹致謝忱。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chungoan@mail.ntcu.edu.tw)

壹、前言

臺灣一直是個典型的「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¹社會結構是由多族群所組成的，故而整部「臺灣史」毋寧亦可說是部「族群交融史」。在每個不同的歷史會後、每個歷史轉折點，都不斷地有新的族群羈入，爾後落地生根「在地化」滯留為當地人，繼而再迎接新的一批族群到來。如文字記載前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²；十七世紀末起以「閩、客」為主體的漢語族系徙入；1895-1945年間日本人到來，從而也使得不少當時的「灣生」³認同了臺灣亦是故鄉；⁴然而臺灣移民史的進程終究未曾止歇，於1945-1949年間又迎來一批來自中國各省的漢族系軍民；近年來臺灣社會變遷更形快速，不少來自東南亞的新住民也為臺灣社會增添了新的力量。這些先後到來的移居者，原先可能各自使用其族群本身所屬語言，然而不同族(社)群在歷經長時期的交往與接觸後，必會逐漸形成區域性的「通行語」。而此一通行語有可能係當地多數族群所使用者，也有可能是透過政治力強行整合。

現時臺灣呈顯的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會生態，歷史上臺灣早期原是南島語系原住民族群遍地散居的天堂，嗣後閩、客等漢語系族群陸續渡海來臺，彼此一同走過荷西，一齊歷經日治。多重的歷史經驗，使臺灣擁有豐富各式的文化樣貌，但多番的族群混合，也使得臺灣的諸族系成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混裔後代(creoles)。

十七世紀大量閩、客族群入臺移墾，使臺灣的族群生態發生劇烈變化，原是臺灣主人的南島語族逐漸退居為島上的少數族群，而閩、客族群從而駸駸以

1 施正峰，《臺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臺中市：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04)，頁31。

2 臺灣極可能是目前「南島語族」的發源地，理由在於「多樣化」，指的是一個地域若語言分支繁多則很可能該地便是該語言的始源地。詳見李壬癸，《珍惜臺灣南島語言》(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0)這是從時間跨度相對較小的時程立論，若跳高一層，從更長遠的始源點思考的話，例如生物基礎，據DNA的遺傳證據顯示，現代的人類可能都是由源自「非洲夏娃」。詳見鄧曉華、王士元，《中國的語言及方言的分類》(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故而，上文我們表述或當無誤。

3 所謂「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間(1895-1946)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亦包括日臺通婚者所生下之子女。這些人大多於戰後1945-1946年間引揚歸國，遂離開了臺灣數十年間毋得復返。

4 竹中信子(1996)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1912-1925》(臺北市：時報文化公司，2007)；竹中信子(2001)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臺北市：時報文化公司，2009)

逆勢，使得清領時期的士人、官員眼中的臺灣族群分布亦多僅見漢系族裔而已，如：清乾隆年間鄭光策〈上福節相論臺事書〉言：

「按全臺大勢，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以南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二邑多閩邑；以內外論，則近海屬漳、泉土著，近山多廣東之客莊。廣民驕悍騰銳，器械精良，閩民亦素畏之。」⁵

上引鄭氏之文漳、泉概指閩，廣民或屬客。然則，鄭氏是統觀而言，並不代表清領時期的漢移民，在閩南地區只有漳、泉二系，例如：

「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概勿論；以後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釁。漳、泉、海豐、三陽之人經過客莊，客民經過漳、泉村落，宜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⁶

上文可知，漳、泉、海豐、三陽與所謂的客莊或客民，在藍鼎元的認識中，是兩個對立的人群，其分別顯而易見地，仍是以方言群為界。⁷亦即在當時人的眼中粵省的閩南人與福建的閩南人聚落與客家分判。「南臺灣」的閩、客族群有著對立有別的態勢，「北臺灣」的場景是否亦然？

以下我們看「新竹」百年來的樣態為例，以促進思考。圖1是日治時期「1901年新竹地區優勢族群的分布圖」，從圖中閩、客族群分割的態勢判然，西邊沿海以泉州籍漢移民（閩）居優勢，而東邊大面積盤據著的則是廣東籍漢移民（客），這是百年前新竹縣市的「族群」分布樣貌。

5 鄭光策，〈上福節相論臺事書〉，《清經世文編選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229種，1966），頁17。

6 藍鼎元，〈諭閩粵民人〉，《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文叢第105種，1961），頁633。

7 林正慧，〈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臺北市：2006）6期，頁47。

時至今日當我們以「語言」這一向度重新審視這一區域的族群時，閩、客之間仍是此疆彼界，涇渭釐然。以下圖2「新竹縣語言分布圖」是現代語言學者經由實際語言調查後製成的，新竹縣沿海一帶仍為泉州腔所盤據，而新竹市從宏觀的角度看來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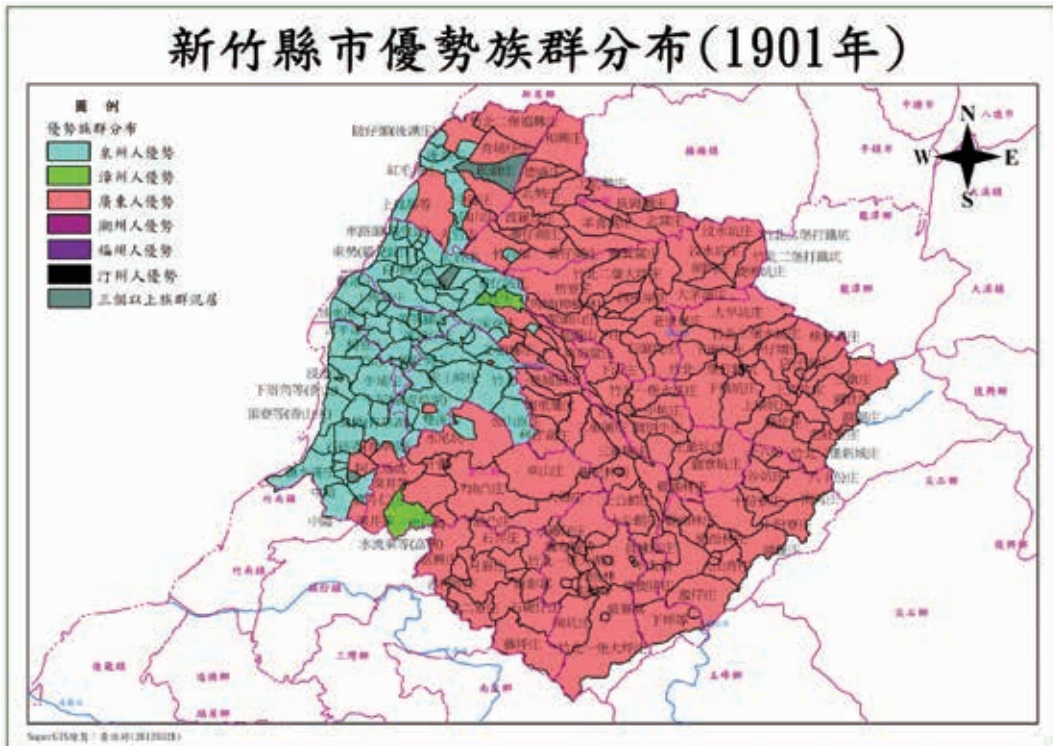


圖1：「1901年新竹地區優勢族群的分布圖」

資料來源：依《公文類纂》相關統計資料繪製（許世融繪製並提供）。

貳、百年前的新竹市族群人口

「族群」與「語言」在傳統社會其實是一致的，亦即甚麼樣的「人」即說甚麼樣的「話」，「族群」的不同一般亦等價出「語言」的不同。⁸因此通常知道「族群」也就大致能預測其使用之「語言」。而有關「族群人口」的普查統計，臺灣具科學義上的人口統計始自日治時期，明治38年（1905）實施的

8 然而漢人的調查資料一般只回應其「祖籍」，即中國原鄉的行政區域，但「行政區界」與「族群區界」未必然重疊，因此「閩族有粵籍」與「粵地有福佬」，「閩、粵」之地域別與「閩、客」之族群分，總非一一對應，歷史文獻也往往混淆不分，故而，「地域」與「族群」之間至今亦難可就此涇渭釐析，一錘以定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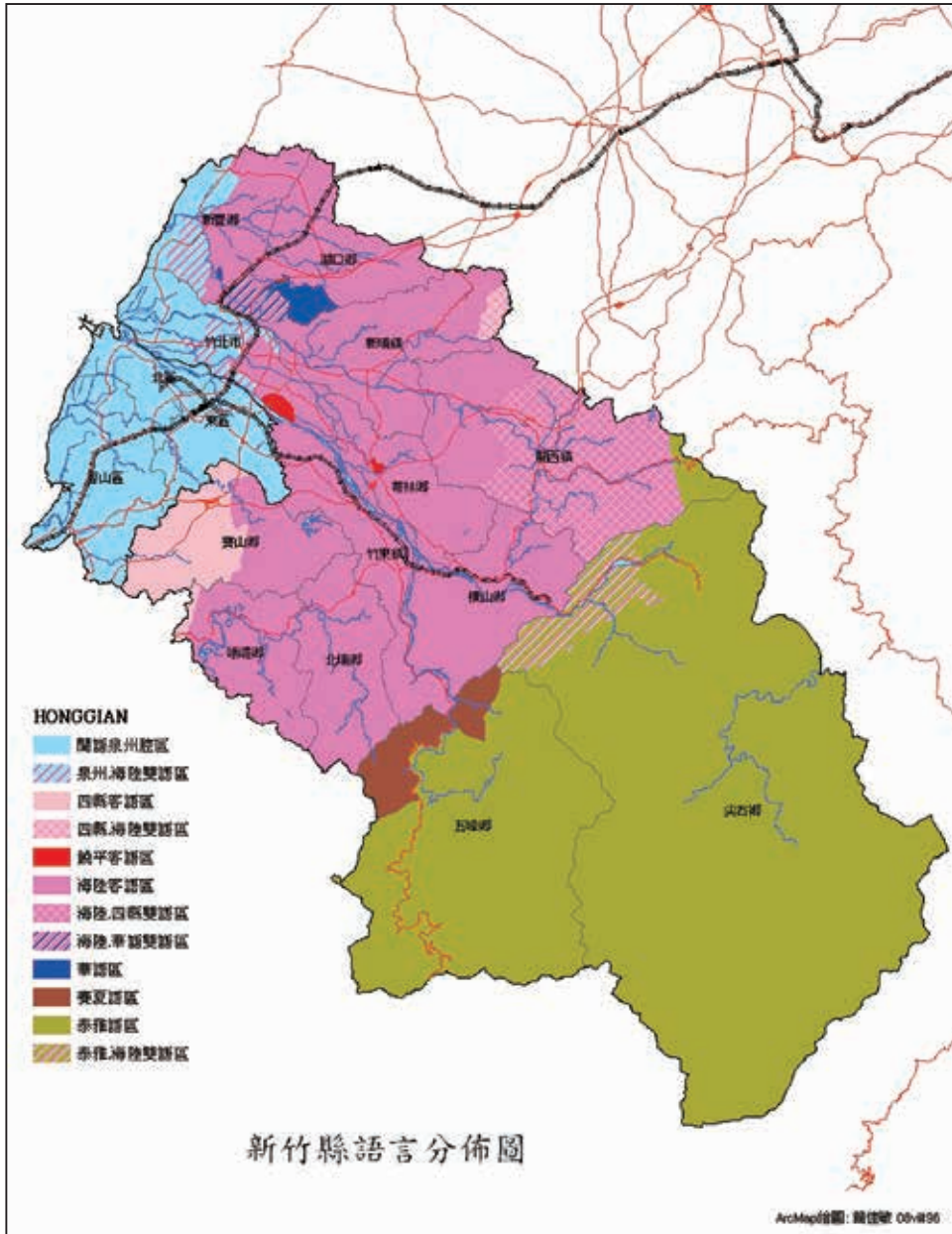


圖2：新竹縣語言分佈全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頁37。洪惟仁提供。

「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⁹，當時是東亞地區首次的官方人口普查，調查結果使臺灣向來不為人知的人口狀態大白於世，堪稱日治時期最具指標性的統計調查。¹⁰大正9年（1920）以後的「國勢調查」亦循此路，其政策實施的目的乃肇因於「國勢調查乃文明國之鏡」之理想。¹¹表1正是日治時期「第一次國勢調查」¹²中「新竹市」各聚落人口籍別統計資訊：

表1：新竹市各聚落人口籍別表（1920年）

聚落名	合計	%	閩籍	%	粵籍	%
新竹	15,744	100.0%	15,011	95.4%	724	4.6%
客雅	1,747	100.0%	1,682	96.3%	65	3.7%
水田	1,143	100.0%	1,089	95.3%	53	4.6%
崙子	1,630	100.0%	1,579	96.9%	51	3.1%
苦苓腳	418	100.0%	415	99.3%	3	0.7%
樹林頭	1,300	100.0%	1,241	95.5%	59	4.5%
湳雅	1,120	100.0%	1,078	96.3%	42	3.7%
東勢	1,295	100.0%	1,201	92.7%	94	7.3%
赤土崎	760	100.0%	569	74.9%	191	25.1%
埔頂	937	100.0%	718	76.6%	219	23.4%
柴梳山	604	100.0%	382	63.2%	222	36.8%
金山面	855	100.0%	78	9.1%	777	90.9%
吉羊嵩	395	100.0%	390	98.7%	8	1.3%
沙崙	571	100.0%	571	100.0%		
溪埔子	432	100.0%	389	90.0%	43	10.0%
糠榔	841	100.0%	817	97.1%		
十塊寮	1,033	100.0%	1,033	100.0%		
油車港	1,004	100.0%	1,004	100.0%		
二十張犁	737	100.0%	634	86.0%	103	14.0%
九甲埔	309	100.0%	229	74.1%	80	25.9%
青草湖	730	100.0%	344	47.1%	386	52.9%

9 有關「人口普查」（census）的概念，日治時期常稱「國勢調查」，然則，在這名稱創立之前，日本政府實有過數易之名，例如：「人口取調法」、「人口實查」、「人口大檢查」、「民口調查」，或音譯為「詮查斯」、「仙查斯」，或以假名譯成「センサス」……等。由於日本國會於1902年12月制訂人口調查法案時，即命為「國勢調查法」。故臺灣總督府第3任總務長官後藤新平，原擬於1905年與日本本地同步舉辦國勢調查，卻因「日俄戰爭」（1904-1905）爆發，使得日本本地的國勢調查計畫擱置。惟後藤新平仍決心建立全面性的臺灣戶籍資料，故仍如期於臺灣實施了國勢調查，但改了一名目，稱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詳見林佩欣，〈日治時期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之開展及其意涵（1905-1915）〉，《成大歷史學報》（臺南市：2013）45期，頁100-101。

10 林佩欣，〈日治時期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之開展及其意涵（1905-1915）〉，頁90。

11 佐藤正広，《國勢調査と日本近代》（東京都：岩波書店，2002），頁165。

12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第一次臺灣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

聚落名	合計	%	閩籍	%	粵籍	%
牛埔	1,366	100.0%	1,302	95.3%	64	4.7%
香山坑	671	100.0%	365	54.4%	306	45.6%
茄苳湖	832	100.0%	617	74.2%	215	25.8%
香山	2,022	100.0%	2,014	99.6%	8	0.4%
海山罌	741	100.0%	698	94.2%	43	5.8%
鹽水港	1,075	100.0%	1,055	98.1%	20	1.9%
南隘	902	100.0%	616	68.3%	286	31.7%
楊寮	1,353	100.0%	1,345	99.4%	8	0.6%
虎子山	909	100.0%	909	100.0%		
浸水	817	100.0%	817	10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第一次臺灣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市：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

表1新竹市的人口籍別中，各聚落間幾近一面倒地形成「閩多粵少」、「閩強客弱」的分布格局。當然少數的反向力量，「金山面」源自粵籍的移住民高達了90.9%，是新竹市「閩多粵少」、「閩強客弱」格局中一塊麗的例外，而「青草湖」則粵裔稍多於閩籍，「香山坑」則閩裔稍眾於粵籍。然則，即令確認了新竹市中閩籍移住民較多的事實，我們仍期盼能知道這些「福建」籍移民，是否皆同出一源？日治時期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或可為此疑問，提供釋答基礎。下表2是「新竹市漢人籍別表」，表中可見「廣東籍」的人口與「福建籍」相較實在不成比例，福建籍的漢移民當中，又以「安溪」、「同安」及「三邑」的人口數最多，「安溪」、「同安」及「三邑」三者其實都屬於「泉州系」的次方言，如此無異回答了上圖2中新竹縣沿海一帶「泉州系」形勢隆盛之語言田調事實。

表2：新竹市漢人籍別表（1926年）

街庄名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	合計
	安溪	同安	三邑	漳州府	汀州府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府	計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計		
新竹街 (全域 屬今新 竹市)	4,000	6,000	19,500	200	0	200	0	200	30,100	100	200	3,200	3,500	100	33,700
	11.9%	17.8%	57.9%	0.6%	0.0%	0.6%	0.0%	0.6%	89.3%	0.3%	0.6%	9.5%	10.4%	0.3%	100.0%
舊港庄 (今屬 新竹市 部份)	300	7,900	2,800	0	0	0	0	0	11,000	0	2,600	0	2,600	0	13,600
	2.2%	58.1%	20.6%	0.0%	0.0%	0.0%	0.0%	0.0%	80.9%	0.0%	19.1%	0.0%	19.1%	0.0%	100.0%

街庄名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	合計
	安溪	同安	三邑	漳州府	汀州府	福州府	興化府	永春府	計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計		
香山庄 (今新竹市香山區)	400	2,500	8,200	0	0	0	0	0	11,100	400	100	1,100	1,600	0	12,700
	3.1%	19.6%	64.5%	0.0%	0.0%	0.0%	0.0%	0.0%	87.4%	3.1%	0.7%	8.7%	12.5%	0.0%	99.9%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市：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

參、新竹市的語言分布實況

據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¹³及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族群遷徙〉¹⁴現在的新竹市通行的有三種語言，即「臺灣閩南語」、「臺灣客家語」與「華語」。

一、臺灣閩南語

新竹市據目前的調查可概分為三區，各區的語言分布情況又各有不同。新竹市與鄰接的竹北、竹東、寶山等鄉海陸客語區交界地帶的客語呈現混用情形。¹⁵

據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的調查：「整體而言，新竹市最強勢的語言是閩南語，其方言以同安腔泉州話為壓倒性優勢¹⁶，但新竹市南部香山散布著一些講惠安腔的聚落。」¹⁷

新竹的閩南語詞彙亦有特色，例如對應於臺灣閩南語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¹⁸的連接詞「佱」（kap/kah），此處說「交」（kiau），如普通腔

13 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市：新竹市政府，1997）。

14 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新竹文獻》（新竹縣：2015）63期。

15 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頁14。

16 所謂泉系「同安腔」，指的是「縣」讀kuainn、「蔘」讀sim這類的語音特色。

17 洪先生訪查的年代還能找得到能說「惠安腔」的聚落，然而時至今日此地能說「惠安腔」的人已幾近無可聞矣。

18 洪惟仁曾提出「普通腔」（General Taiwanese）的概念，指的是一種在地理方言或社會方言上普遍分布的變體。據目前語言學界的研究，臺灣閩南語的確已經浮現了一種「普通腔」，臺語「普通腔」雖是漳、泉「混合腔」（hybrid accent），然則其是有形式內容的，指的是一種變體或系統，而不是一類方言。詳參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說：「伊想欲佻（kap/kah）你做朋友。」新竹則說「伊想欲交（kiau）你做朋友。」

再如，對應於臺灣閩南語普通腔的「用」（iōng/īng），新竹兼有一「怙」（kōo）的用法，例如普通腔說：「這尾魚用（iōng/īng）煎的較芳。」新竹則說「這尾魚怙（kōo）煎的較芳。」，但是，這並不是說新竹的閩南語沒有「用」這一詞項，語音層面新竹的「用」唸（īng）而不唸（iōng），而語法層面「用」與「怙」須職能分工，「用」字後接名詞，表藉用工具，如：「老阿伯用牛車載我去溪邊。」，「怙」字後接動詞，表藉用方式，如「伊怙行的去學校。」，然則，「用」、「怙」原界劃分明、區別判然的用法，在年青階層中已日漸混同了，觸發變化的動機（motivation）或許有二：一者，興許是社會上位居強勢的華語風行草偃後，所造成的「語言趨同」（language convergence）¹⁹效應，使得新竹年青階層的閩南語詞彙、語法與華語漸形趨同。²⁰再者，事實上在臺灣所有的臺灣閩南語地區性變體都顯示了往臺灣閩南語普通腔靠攏的趨勢，形成一種閩南語的音變「沿流」（drift）²¹。而臺灣閩南語普通腔「用」的用法，正是能兼表工具（物件）與方式（手段）的。²²

傳統的地方縣誌及學界的研究，在新竹臺灣閩南語的部分，除了偏泉系的「同安腔」與「惠安腔」外²³，其實尚有一種「頭北話」，這一「頭北話」目前學界的認識不多，據韋煙灶〈新竹、苗栗沿海地區惠安頭北人分布的區域特色〉乙文之調查，大致分布於香山港（新竹市朝山里）經苗栗縣竹南鎮崎頂到中港地區，²⁴該文為其族群遷移的歷史源流研幾探蹟，作了詳細的考證。

19 所謂「語言趨同」指的是地區方言向主體語言靠攏而趨向同一，參周清海，《新加坡華語詞彙與語法》（新加坡：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當然我們這裡指的是新竹的閩南語原「用」、「怙」分用轉為僅用一「用」字，從而與現代華語的形式一致之處，而非指現代華語如「*用跑的過來」這類句子屬合法。

20 董忠司，《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下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頁193。

21 愛德華·薩丕爾（1921）著，陸卓元譯，《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1）。

22 董忠司，《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下冊）》，頁191-192。

23 洪惟仁，《新竹市志·卷二住民志上·語言篇》（新竹市：新竹市政府，1997年），頁102-103, 232。

24 韋煙灶，〈新竹、苗栗沿海地區惠安頭北人分布的區域特色〉，《海洋文化學刊》（基隆市：2013）15期，頁65。

二、臺灣客家語

據日治時期的《新竹州第一統計書》²⁵的統計，「廣東籍」的人口超過30%的有5個「大字」²⁶（相當於今村里級行政單位），即金山面（90.70%，今金山里、仙水里）、柴梳山（42.90%，今新莊里、關東里）、青草湖（53.60%，今柴橋里、明湖里、湖濱里、高峰里）、香山坑（51.80%，今東香里、香村里）及茄苳湖（30.30%，今茄苳里、大湖里）。大概新竹的東區及香山地區，還有客語，但除「金山面」算純客家區外，其他大概都是閩、客雜居區。但經現代多語族的遷入洗禮後，金山面的客家優勢如今也不復存在了。羅烈師《新竹市客家地圖》指出：「真正徹底改變金山面的時代直至20世紀中期國民政府遷臺後，隨著大學、營區及眷村等進駐，才正式來臨。而其中對金山面致命的一擊是科學園區，等到高鐵剖開風空後，金山面已經奄奄一息。」²⁷28值得一提的是新竹市沿山地帶的客話，語音上具有濁音聲母（b-）²⁹，這興許是「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所致，³⁰以致成為一種兼具閩南特色的客方言。³¹

25 新竹州廳，《新竹州第一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1921）。

26 臺灣自清領洎日治其行政單位著有過歷史遞嬗的發展變化，早期的「街、庄、社、鄉」諸名原是清領時期的城鄉聚落單位，也是非正式的最基層行政區劃單位，其上一級為「堡、里、鄉、灣」，再上一級則為「縣、廳」。至日治初期仍沿襲該制度，並將「街」、「庄」等層級正式納為官方行政區劃單元。1901年，日本政府廢縣改置二十廳，雖改用「支廳」、「區」作為「廳」與「街、庄、社、鄉」的上一級正式行政區劃單位，但「堡、里、鄉、灣」仍普遍使用於地籍、戶籍、門牌號碼等場合。至1920年，日本政府始廢「廳」、「支廳」改置「州」、「郡」，而「街」、「庄」、「社」、「鄉」則全面廢除，改稱「大字」。當時因應地理位置的差異使用名稱亦呈分工樣態，西部地區一般使用「街」、「庄」，東部地區為主的原住民聚落使用「社」，澎湖地區則使用「鄉」。參見〈街庄社鄉〉，《維基百科》，查詢時間：2018年6月1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街庄社鄉>。

27 羅烈師，《新竹市客家地圖》（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05），頁40。

28 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頁15。

29 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頁98。

30 臺灣的客家方言不乏因語言接觸而產生聲母變化的類例，例如：雲林縣二崙鄉、崙背鄉在閩南語包圍下的詔安客家方言也出現了濁音聲母[b-]，詳參涂春景，《臺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臺北市：涂春景出版，1998）；陳秀琪，〈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臺北市：2006）7卷2期，頁417-434。這個源自與閩南語接觸影響而產生的[b-]聲母，已不限於與閩南語對應的詞彙，甚至已擴及到其他詞項了，例如：雲林二崙詔安客語的員[bin]、夫[bu]、雨[bu]、朋[bin]……等，這在桃園大溪的詔安客話中則尚未得見。參見鍾榮富（2007），《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99；呂高雁，《臺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9、27。

31 事實上，[b-]、[g-]聲母皆能成系統亦或個別地出現，詳參吳中杰，〈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閩客的互動：以聲母層次為例〉，《臺灣源流》（臺中市：1999）13期，頁114-121；苗栗後龍能使用客家話與閩南話的雙語人亦復如此，詳參鍾宛旋，〈母語與第二語間的音韻互動干擾：以桃竹苗閩客接觸為例〉（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三、華語

新竹眷區（包含陸軍眷區、聯勤眷區、空軍眷區）的華語散布在新竹的北區、東區的各個眷區，眷區主要講華語，但空軍眷區的老兵能說四川的西南官話。³²

事實上，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編〈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的統計，目前臺灣的「家庭語言」使用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本土各族群的語言使用已快速轉換成「國語」，本土語言消亡的滑坡趨勢十分明顯。以新竹市而言，家庭語言轉換為「國語」者已高達92.0%，新竹市原為閩南族群佔優勢的地區，然則，目前家庭還能使用「閩南語」者占70.7%，既低於全國的81.9%，甚至還低北部地區的73.3%。這一消退勢力在「原住民族語」中亦復如斯，惟「客家語」還能占11.1%，高於北部地區的8.4%與全國的6.6%，這多少與政府行政部門諸如客家委員會這幾年來之致力有關。³³

表3：6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在家使用語言情形按地區別分

單位：相對人次

民國99年底						
每百位常住人口在家使用各類語言之相對人次						
	6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人)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	其他
總計	21,407,235	83.5	81.9	6.6	1.4	2.0
臺灣地區	21,340,566	83.5	81.9	6.7	1.4	2.0
北部地區	9,881,724	91.8	73.3	8.4	1.0	2.2
新北市	3,779,575	92.0	82.9	2.4	0.9	2.4
臺北市	2,475,422	93.2	73.5	3.5	0.5	3.2
基隆市	358,927	87.2	91.1	0.9	1.8	1.8
新竹市	427,792	92.0	70.7	11.1	0.8	1.6
宜蘭縣	393,109	78.2	94.9	0.6	1.8	1.0
桃園縣	1,982,734	93.4	27.7	56.0	2.0	1.1
新竹縣	464,165	90.6	27.7	56.0	2.0	1.1
……	……	……	……	……	……	……

註：每人在家使用語言可能為一種以上，本表係指各類使用語言占常住人口相對人次。

資料來源：截錄自行政院主計總處編，〈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頁26。

32 洪惟仁、許世融，〈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頁14、16。

33 程俊源，〈臺灣客家的族群人口的消長分析〉，發表於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主辦，「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勤樸樓二樓F203-2教室，2017年4月16日），頁112-131。

上引行政院主計總處編〈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各縣市在家使用語言為國語較多之縣市計有8個，其中以新北市、臺北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及花蓮縣，每百人中即逾90人在家使用的語言為「國語」。這對在地閩、客、原等本土語言之斷傷，實不可謂不大，詳如圖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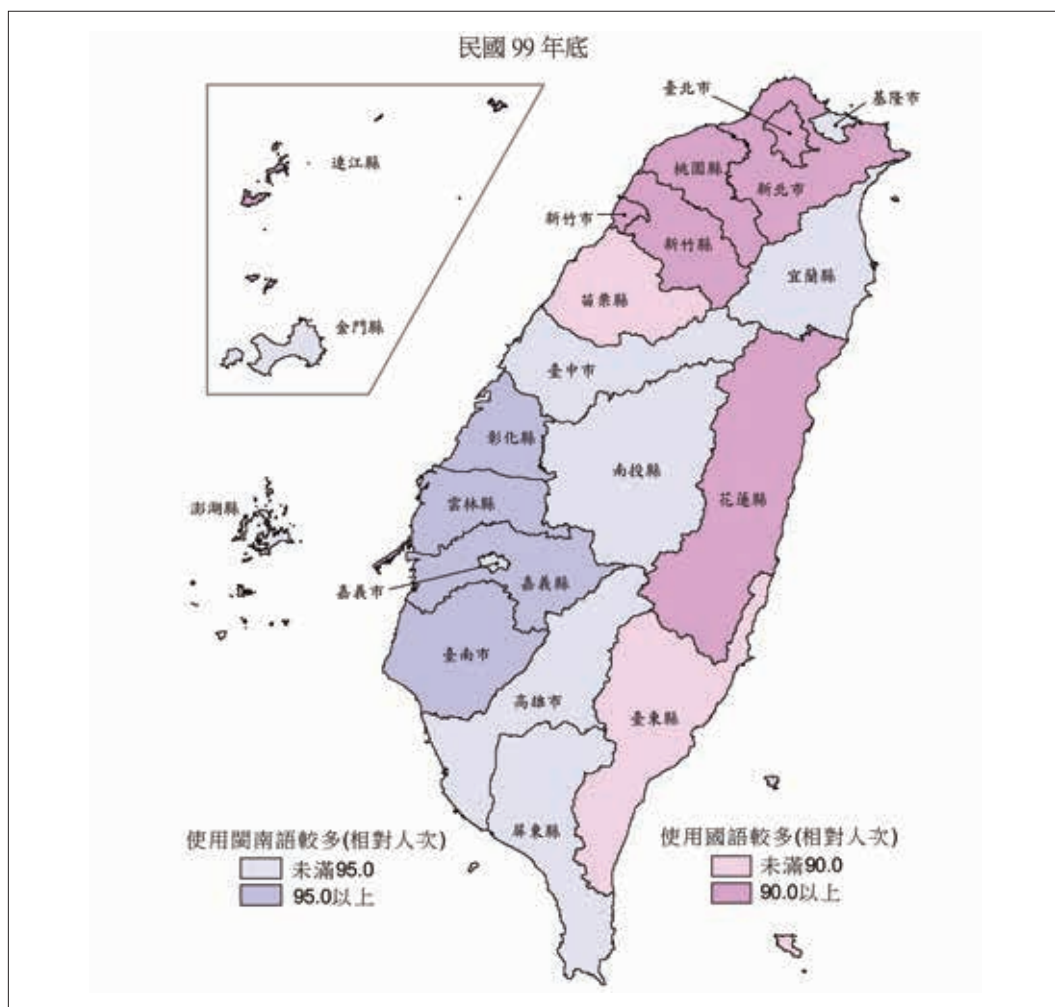


圖3：6歲以上本國籍常住人口在家使用國語及閩南語情形

資料來源：錄自行政院主計總處編，〈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頁27。

洪惟仁亦據此統計數值以GIS（地理資訊系統）重新繪製成一更具直觀化、視覺化的「臺灣家庭優勢語言地圖」，如圖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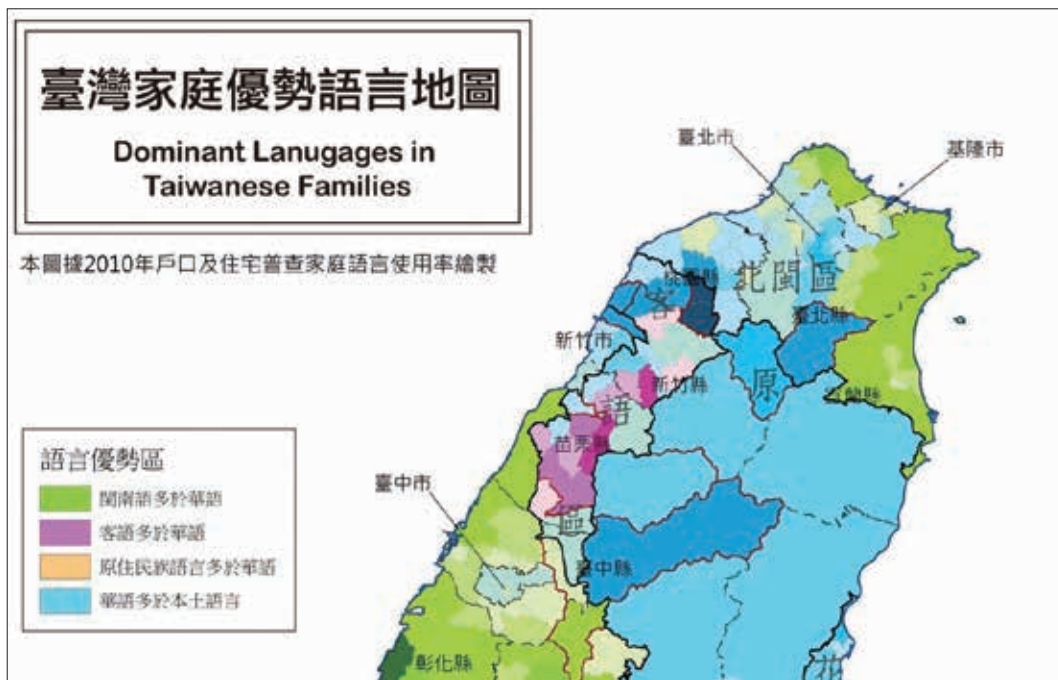


圖4：臺灣家庭優勢語言地圖

資料來源：截錄自洪惟仁，〈2010普查有關臺灣語言使用的語言地理分析〉，發表於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主辦，「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17年4月16日），頁82。洪惟仁提供。

準以上述各方言的分布概況，亦得繪製成一「新竹市的語言方言分布圖」，如圖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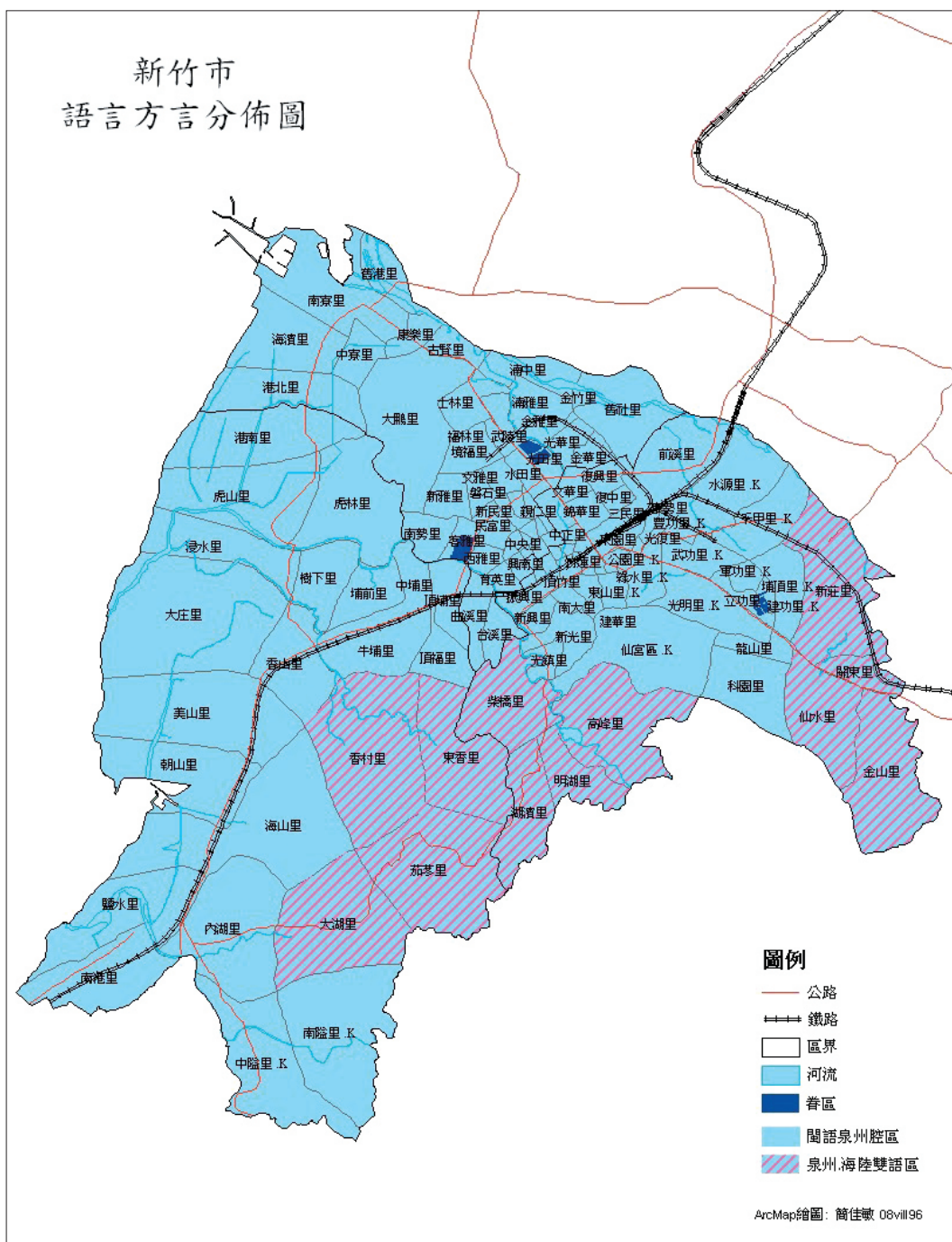


圖5：新竹市語言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提供。

肆、結論

新竹市各「族群」間地理分布的差異這百年來的變化不大，本土「語言」間的區劃亦十分判然，大體上閩南西居沿海至市中心，客家則在市郊東鄰新竹縣³⁴，閩、客語各自間仍得保存自身的「異質」（heterogeneity）成分，以彰顯自己語言文化的精彩。然則，自從現代華語勢力進入後，使得原本語言間各具勢力的靜止態漸被打破，起初還能形成「雙言」³⁵的社會，社會語言學指出社會場域若呈顯「雙言現象」時，高、低階語言會在社會使用時進行職能分工。一般而言，「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即強勢語言）通常在使用於公開正式或公領域的場合，比如政府機關或學校等；而「低階語言」（Low language）（即弱勢語言）則多運用於私領域的場合，比如家庭或親友間。然則，年齡愈輕，這類語言使用場域分工的傾向愈來愈不明顯，愈來愈單一化，最終華語以「高階語言」的姿態，在各年齡層間凌犯、淨化（cleanse）臺灣的本土語言，這樣的「語言接觸」使得語言生態混雜，再加上「新竹市」為一都會區，都會愈集中，語言使用自然愈趨單一，百年前原本那各爭山頭、各具特色「閩」、「客」語已日漸消失。華語的強勢侵入，莫過幾十年間、三、四代人的歷程而已，就使得臺灣的閩、客、原等本土語言的「語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驟降至「瀕危」的田地了。³⁶

尋思這過去的500年來，世界上的語言有一半已然消失矣。事實上，現代僅存的語言在本世紀末估計也將有一半瀕危進而消失。³⁷當我們回顧新竹市這百年來因的語言接觸、語言轉移（languages shift），從而導致在地的本土語言消亡，社會逐步走向語言單一化的現象，實不禁令人唏噓慨歎。須知一種語

34 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頁93。

35 雙言（diglossia）是指在同一個社會中，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語言並存，且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語言，語言的使用具有層級之別。詳參游汝杰、鄒嘉彥，《社會語言學教程》（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56；真田信治著，簡月真、黃意雯、蔡珮菁譯，《社會語言學展望》（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5），頁32。

36 蕭素英，〈Holo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7）。

37 語言學家大衛·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指出，許多瀕危語言正從這個世界滅絕，以每個月兩種語言消失的速度，也就是一個世紀間，全世界將有二千四百種語言會與我們告別。詳參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語言的死亡》（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1）。

言就是一種獨立的思想系統，不是其他語言可以取代的，倘若放任語言自然消失，其實無異是放任知識體系自我淪亡，³⁸為「文化與語言多樣性」（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付諸關懷，毋寧正是語言存續，世界精彩之基石。

參考文獻

- 〈街庄社鄉〉，《維基百科》，查詢時間：2018年6月15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街庄社鄉>。
- 大衛·克里斯托（著）、周蔚（譯），2001，《語言的死亡》。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
- 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2007[1996]，《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大正篇·1912-1925》。臺北市：時報文化公司。
- 竹中信子（著），熊凱弟（譯），2009[2001]，《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臺北市：時報文化公司。
-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2012，〈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
- 佐藤正広，2002，《国勢調査と日本近代》。東京都：岩波書店。
- 吳中杰，1999，〈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閩客的互動：以聲母層次為例〉，《臺灣源流》（臺中市）13：114-121。
- 呂嵩雁，2008，《臺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
- 李壬癸，2010，《珍惜臺灣南島語言》。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 李壬癸，2016，〈珍惜各種語言〉，《語言資源的保存與傳承》，頁25-26。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 周清海，2002，《新加坡華語詞彙與語法》。新加坡：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
- 林正慧，2006，〈閩粵？福客？清代臺灣漢人族群關係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臺北市）6：1-60。

38 李壬癸，〈珍惜各種語言〉，《語言資源的保存與傳承》（北京市：民族出版社，2016），頁25-26。

- 林佩欣，2013，〈日治時期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之開展及其意涵（1905－1915）〉，《成大歷史學報》（臺南市）45：87-128。
- 施正峰，2004，《臺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臺中市：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洪惟仁，1997，《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市：新竹市政府。
- 洪惟仁，2003，〈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洪惟仁，2017，〈2010普查有關臺灣語言使用的語言地理分析〉，發表於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主辦，「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頁55-107。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勤樸樓二樓F203-2教室，4月16日。
- 洪惟仁、許世融，2015，〈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與民族遷徙〉，《新竹文獻》（新竹縣）63：7-38。
- 范咸（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1，《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5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韋煙灶，2013，〈新竹、苗栗沿海地區惠安頭北人分布的區域特色〉，《海洋文化學刊》（基隆市）15：59-79。
- 涂春景，1998，《臺灣中部地區客家方言詞彙對照》。臺北市：涂春景出版。
- 真田信治（著），簡月真、黃意雯、蔡珮菁（譯），2015，《社會語言學展望》。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陳秀琪，2006，〈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臺北市）7(2)：417-434。
- 游汝杰、鄒嘉彥，2004，《社會語言學教程》。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
- 程俊源，2017，〈臺灣客家的族群人口的消長分析〉，發表於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主辦，「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頁112-131。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勤樸樓二樓F203-2教室，4月16日。

- 愛德華·薩丕爾（著），陸卓元（譯），2011[1921]，《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 新竹州廳，1921，《新竹州第一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
- 董忠司，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上、下冊）》。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清經世文編選》，臺灣文獻叢刊第229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8，《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4，《第一次臺灣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
- 鄧曉華、王士元，2009，《中國的語言及方言的分類》。北京市：中華書局。
- 蕭素英，2007，〈Holo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55-71。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鍾宛旋，2011，〈母語與第二語間的音韻互動干擾：以桃竹苗閩客接觸為例〉。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榮富，2017[2007]，《臺灣客家語音導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羅烈師，2005，《新竹市客家地圖》。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